

## 文艺

WENYI

扫一扫关注  
四川师大报

## 我想和你谈谈狮子山

骆平

“狮子山位于成都市东南一隅，方圆三平方公里，因形似巨狮而得名。”1956年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前身）迁移至此，这方小小的土地便成为一代又一代师大人的“第二故乡”。她像一个巨大温暖的家，容纳我们的梦想与信仰，滋养我们的心灵和精神，见证我们的成长和奋斗。

77周年校庆日即将到来，本报特设专版，选刊师生、校友关于狮子山的文章，或许您将从中收获特别的故事，体悟真挚的情感，找到自己和学校的共鸣和联系。

同时，“狮子山”将成为副刊固定栏目，长期面向广大师生校友征集稿件。欢迎您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记录校园人事，讲述狮山故事。

——我已经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一墙之隔，一边是传道授业解惑，一边是四季耕种稼穡，各行其是，无为自化。我们的住宅纵然灰墙泥地，夏日漏雨，胜在有前后两个阳台，后阳台对着密密簇簇的桃树，到了初夏，眼见得繁茂的枝叶间一点一点生出毛茸茸的桃，绿色的，小而坚硬。这时候就有甜蜜的冰糕了。操场一侧是化学实验室的后窗，下午五点左右，窗户推开，实验师用其时稀罕的冰箱做出一些冰糕，偶尔母亲会穿过炽热的阳光，用搪瓷缸子为我盛来一支细长细长的牛奶冰糕。因为雪白的冰糕，自此，我喜爱一切白色的事物。

这便是四十多年前的大学图景，它在《野芙蓉》里得以重构。那时候，知识分子居住在形而下的、具象的生活里，用枯叶和煤球生火做饭，餐桌上书写的教案流畅遒劲，上不讲授载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平淡之美、清乐之境，下课与学生排队使用公共澡堂——浪漫与悲喜剧不过是人生的两个侧面。他们温敦敦、审慎圆融，默默地接纳人生中所有缺乏诗意的时刻。而所有充满诗意的时刻，仿佛都与狮子山相关。山中简素的茶舍，青色的竹林，对越自卫反击战时开往老山前线的军列……尤其是春天，大片大片的桃花漫山遍野、摧枯拉朽地绽放，有一种不甘隐入尘烟的肆意与张扬，除了桃花，还有轻柔的梨花，淡紫色的豌豆花。一些野生芙蓉错落在繁花之间，叶片大而干燥，花形亦硕大，像是在规整的道理中横生出来的无序。这无序却又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秩序。人就在花树间慢慢行走、沉思，或是清谈，生命如此之美，从花瓣，到雨滴，从轻怯清欢的初春，到诗词歌赋里的拈花一笑，无一不婉约，无一不喜悦。遍迤的狮子山，就像是平缓的水流，稀释了肉身

的腌臢，留下千姿百态的水墨画，也像是卷帙浩繁的古籍，将纷繁的人与事情悄悄蕴藏进书页。

狮子山上的大学，有品格高蹈的大学问家，我在清晨上学路上遇见，老人家身子微微前倾，手里是一只铝锅，锅里盛着新鲜牛奶。附近有一家牛奶厂，每日由两位女工用独轮车推着两桶牛奶到学校。牛奶需得提前预订，奶票分为一斤和半斤两种规格。也有过一个活了很久的疯子，梳着乱蓬蓬的长辮子，衣衫一本正经地凌乱着，永远捂着嘴巴匆忙地穿行在校园里，仿佛谁在焦急等待着她。据说起初她时常轻轻手脚溜进教室，坐在埋首读书的男生旁边，一言不发地咧嘴笑，把人家吓得半死，有胆大好事者，故意当面批评她貌甚衰，尤其是一张张嘴，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疯子听信，从此掩嘴而过。在我写下《野芙蓉》里那段绵绵不绝的故事之前，这一切仿佛从未被记载、被传说。

狮子山住着我的父辈，也住着我喜欢过的男孩子。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曾经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去往天府广场。那段路程长如永生，那时，爱与时间都如此充盈，可以随性挥霍。后来，在风与时光的飞沙走石里，我早已忘记爱情降临的理由，甚至想不起他的脸。但我记得写给他的信，一封又一封，说着天气，说着楼下孤独的灰色猫，说着草籽的生长，说着隔壁那位研究美学的专家，最新出版的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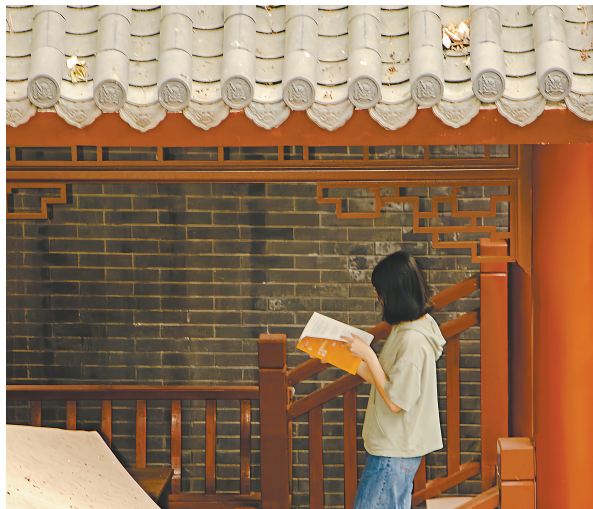
许多年过去了，古老的铁轨已然废弃，山坡不见踪影，地铁路经此地，站名仍旧叫做狮子山。大学有了新建的校区，这里成了古旧的老校区，校门外的马路连接着两条通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一条去向双流机场，一条去向天府机场。

师长们的名字陆陆续续出现在讣告里。父亲



## 嚶鸣园志

孙沅



摄影 张娅

概论等课程的开设，我们有了初步的知识储备，面对一个个一开始无法说清楚、讲明白的语言点，还不至于捉襟见肘。在随后的“教”与“学”中，逐渐积累起沟通、交流甚至教学的经验，面对新的问题，终于可以讲通透，让“学生”听明白，也越来越多地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魅力与乐趣。

教学之外，大家岁数相当，相处久了，更是朋友。当时大一新生都在位于龙泉驿区大面镇的东校区，出后门便是集聚了各色美食的街道。那时觉得街道很长，自己也从未走出过这条美食的长廊，因此，一度很疑惑这么长的一条街为什么叫“半边街”。街道上，餐馆、小吃铺、烧烤店一家挨着一家，来来往往的行人太多，甚至溢出并不窄的人行道，让车辆也跟着放缓脚步，体味这人间烟火。

每到黄昏，店铺的灯光亮了，流动摊点也点着灯。昏黄的灯光星星点点，在人群里延伸，一眼望不到尽头。此时，我们常常三五成群的走进人潮，走进高校夜经济里特有的繁华。作为男生，凭借着矫健的身手，抢先付钱买单是我们的强项。然而，也有例外。饭后买水果，常常是权嫫她们付钱。第一次买水果时，她们走到香蕉摊前，开始数着同行有多少人，然后一人一个，按常购买。这让我感到文化与习惯的不同，颇感有趣。

当年也正是韩剧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天国的阶梯》等韩剧，让无数青年与剧中人一起悲伤、一道欢笑；《呼唤》《祈祷》《从开始到现在》等剧中曲目，更是在大街小巷传唱，大家耳熟能详。《三只熊》是2004年7月播放的韩剧《浪漫满屋》的插曲，曲调简洁可爱。发现我喜欢这首歌之后，权嫫逐句教我韩语唱，还模仿熊爸爸、熊妈妈、熊宝宝的笨拙或调皮。至今我仍能发音准确地唱出这首欢快的歌曲。

第一次与权嫫见面时，并没有想到，这次相遇居然延续了两年多。大一结束后，我们从东校区回到狮子山，权嫫她们也一同过来，仍然一起学习、看书、逛街。她们的汉语进步得很快，一起聊天时，我已经完全不用考虑如何说她们才能听懂，不用再刻意降低语速、选择简单词汇，交流也随之变得更广泛和深入。

现在想来，两年多的时间也如白驹过隙，转眼就到了2007年12月26日，一个分别的日子。当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和李重霖、张寻以最快的速度冲出学校，“打的”到四川大学南门。那儿有家韩国餐厅，权嫫第二天就要回韩国了，临行前请我们再相聚。那天我们聊了很多。她的购物袋里装着《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碟。当时点了些什么吃的，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从那以后，我更喜欢韩国菜了。

一天以后，早晨醒来，想到权嫫她们此刻应该在飞往韩国的飞机上了吧！一周以后，想到权嫫她们现在怎么样，也和她们一样放了三天的元旦，还是在休整，还是在奔波奔波在找工作的途中了呢？多年以后，回到学校，在与师友的聚会中，很偶然地听到一位刚从韩国延世大学孔子学院回来的老师谈到权嫫的近况。凭借良好的中文能力，权嫫在首尔仁川国际机场工作，家庭美满，生活幸福。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也颇感愉悦。

（作者系文学院2005级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目前供职于成都市税务局）

去年秋，余次嚶鸣园。

此前，要找合适宜的地方读书，对我来说不容易。早先最喜欢图书馆的小庭院，大榕树底下，挪张长椅，面朝槛外青草地，有阳光的日子可以读一下午。

大概是五月，小庭院多了个常客。他很勤奋，每次总抱来一大摞书，但半个月以来我却只见他读一本白壳薄书，读时还须出声，“可笑啊可笑！伏尔泰，卢梭！”后面大概是讥讽其愚昧的话，我已经记不大清了。他只念这一段，每天念上十来遍，中气十足，念完若有所思，扫视一圈周围人的神态，遂心满意足后后读了。他大概是将那奉为至理名言，想跟在座诸位分享，却又羞涩，故出此策。他显然成功了，在我终于决心离开小庭院时，那段话我已然能背诵了。

之后我常驻三教。因为是老教学楼，设施没那么先进，所以人要多些。须当北窗，窗外就是院落里那株老银杏。往高些的楼层去，有的教室就只有一两人。但那终究还是教学楼，平日总是排了满满的课，又常被些部门征用搞活动，也待不长久。

那天我大概同往常一样，盘算着到底去哪读书，路过嚶鸣园时，看见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里头闲坐。那时成都入秋未遂，园里的桂花却已开了，我见还空着许多桌椅，便就一处树荫坐下。面朝池塘假山，池中游鱼几尾，最小的尺寸许。那一家人在背后，男孩时而娇声问些奇怪的问题，时而咯咯地笑。我看书一上午，回去时发现被蚊子咬了好些包。下午再来时，一家三口已不在了，而我之后长留此处。

嚶鸣园，国教、国学、哲学三院之所在也。假山绿郁，小池苔深，根蔓上壁，庭宇希人，木不成林而成荫，鸟不结党而结游。临牖有闻清响，背树时来薰风，登楼可赏夕霞，出户即得酒家，是读书之佳处也。

嚶鸣园名字的来源我并不知道，兴许是《小雅》的“伐木丁丁，鸟鸣嚶嚶”。《毛诗》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前些日子我跟朱哥论及此事，此处虽时间闻鸟雀声，却不若博学苑之多，朱翼帆住在博学苑，不时向人抱怨身上了鸟屎。

朱哥说，博学苑的鸟，是住在那里的，而嚶鸣园的鸟，是过来开学术研讨会的。

我抚掌称妙，他也深以为妙。近来三读《世说》，以此鸟语有江左余绪。

## 汉语热里

## 的一次相遇

詹晓攀

作为大一新生，入学不到三个月，就成了“老师”，这不禁让我和同学们颇为兴奋，也颇感自豪。我们是四川师范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2005年9月，我和同学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成都，开始了一段难忘的旅程。

当年正是“汉语热”方兴未艾，中国对外汉语教学起步腾飞之际。2004年11月，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现称首尔）正式揭牌。随后，世界各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相继揭牌，孔子学院在世界加速落地，“汉语热”在全球迅速升温。

“汉语热”劲风吹拂，让大家热情满满。我和同学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的梦想：大学期间学好本领，毕业后在对外交流的广阔舞台上，传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精神，让外国友人更好的认识中国，增进彼此间的沟通和理解。

在对未来的憧憬中，大家迎来了一次美好的相遇。在系里的协调下，我们与来自韩国大邱韩医大学的留学生结成对子，帮助他们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同时也锻炼自己的跨文化沟通和对外汉语教学能力。有此机遇，入学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成了“老师”，而且大约也可以算是“对外汉语老师”。我想，你应该能感受到当时我们内心的兴奋。

就这样，我和同班的李重霖、张寻，成为权嫫、张茶和的“老师”。作为“对外汉语老师”，教汉语自然是重要任务。原本以为，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个汉语还不简单然而，当真的在教室里，面对母语使用者习以为常、外国学习者却十分疑惑的问题，而且这类问题的解释往往是“没啥理由，就是这样用的”，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教好汉语并不容易。

好在，随着现代汉语、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

里捡到一只蜜蜂，翅膀折了，我把它放在一片树叶上，送入池水，它顺流抵达假山，我戏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他边骂我边将蜜蜂从山中救出。此时无一盏，稍感寂寞。

狮青的朋友有时也来，去年期末朱翼帆也在这里复习，我每天吃过晚饭都看见她在园里打羽毛球。宋有段时间常来，最近不怎么见了。小武、治平、小聪也见过几回。有日治平相邀园中夜饮，我提着琴匆匆赶来，顺便捎了些花生，她说小提琴和花生米颇不搭调。

余栖于此，多可喜，亦多可忧。或问，“园中何事？”对曰，“春醪制曲，广月读书”。晒之曰，“池鱼蜀犬，犹自得焉？”余大骇，始觉园居日久，困囿胸怀。非谓守拙，无意避世，竟徒自欺，反命不俗。潘岳以《闲居》诤世，德璋为北山谢客。

外公雅好魏晋诗文，我和我哥也多多少少受了他的影响。以前我哥的愿望是学陶征士栖隐，家里人都笑话他，我也笑话他。他比我大九岁，我并不知道他对陶诗到底吃得有多深。我那时大小，正是满嘴梦想的年纪，锄地种田什么的多少显得没志气，读《饮酒》、《归园田居》也不觉得好，只喜欢大小谢。

我不记得是从何时起喜欢上陶渊明的了，但我时常会想，嚶鸣园于我，大概也有一些避世意。只是世道太平，无乱可避，不过自我逃避而已。如今考研复习，再捡起魏晋诗文，读陶诗又热泪盈眶。

是日蜀中乍暖还寒，日匿景微，蒋捷词云，“春晴也好，春阴也好”，余虽爱蒋词，不喜春阴，不出。昨夜与亲有隙，怏怏怏怏，终日自省，不觉步入园中。嚶鸣园春色如故，一池久涸，落水堆积。一旬后，余将去此，虫鸟草木当岁岁如今。衣上酒痕犹在，园中人事几改？

嚶鸣园自习室除了我还有其他一些人，基本是常客，少有生面孔，虽然大多没说过话，但共处一室久了也多少有些了解。

研究生是最好认的，桌上时常摆着一堆文献、板着脸敲键盘的，那大概率是研究生。不知道我来年会不会有福气吃这苦。

大部分是跟我一样的考研党，文院的最多，时常可以看见别人桌上摆了好些我熟悉的书，看看各人桌上放了什么书，就大概知道要考什么方向。譬如一个桌上除了一堆资料就只有向熹先生《简明汉语史》的人，估摸着就是考语言学的——那是占了我先座的人。

有一个大二的男生，李大丹老师班上的，不常来，来只带一本书，看上半晌便走。有一回他坐我前头，我看到他在写小说。往日我也是这样。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并不是离不开嚶鸣园的，我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书。说到底，这里不过是处办公区，好意收容我一吋罢了。我也总会有负书出园的一天。

小时候看漫画，公主爱上了牧羊少年，父王欲将她嫁往蛮蛮和亲，于是她同少年私奔桃花源。而我读到《桃花源记》，已是好几年之后了。我无桃源，我早知道的。嚶鸣园只是嚶鸣园，我却不知何时明白。

一只跟我同姓的猴子说过，“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

（作者系文学院2019级学生）